



春耕

往事 菜丛

那年，春耕时节到了，家里自留地墒情（土壤湿度）不算好。整个冬天，只下一场小雪，那雪刚刚能覆盖住地面，经风一吹，就没了。父亲扶着犁耙豁沟，板结的土地，不时地让犁耙停住，他不安地忧虑：这样的地，下了种，不知能不能发芽。

抱着柳斗撒种的我，俯身从豁开的沟旁捡些细碎的土，抓在手心，拿给父亲看：爸爸，你看这土壤不是很细碎、很湿润吗？

孩子，你光捡细碎的土壤抓，怎么看不到那些大块的土坷垃（方言，土块）？父亲拿起一块瓦片一样硬朗的土坷垃，用手怎么攥也不碎，如果种子向上发芽，土坷垃正好覆盖在嫩芽上，那小苗就倒霉了，不仅钻不出来，还会被憋死。我们一年收成，可就泡汤了。种庄稼不能有一点含糊。咱们浇水点种吧。

我望着北面那高高的大堤，心里害怕，父亲说的浇水点种，意味着要一担担地将水挑来，浇在豁开的沟底。那年，我上初中，刚学会担水，给地里挑水可不容易，需到大河里挑。这活计累人，村里人将其形象地称为扁担

炖肉。我为难地说：爸爸，这浇水点种，得多长时间啊，还不得把人累死。再说了，我听天气预报讲，这几天就要下雨，我们现在下种要是正赶上下雨，不是正好吗？

爸爸回说：可要是老天不下雨，那可就要把种子赔进去。要不，这样吧，我们今天继续下种，不浇水了。不过，你要辛苦些，下种后，把畦田用钉耙搂几遍，把大个头的土坷垃，全部搂到畦背上过去，免得他们压住苗。我看看父亲，眨眨眼，心里打起算盘：这几十亩地，用钉耙搂几遍，谈何容易？天气预报不会错吧，要是来一场雨，土坷垃也就溶解了，搂田，就白受累了。不过，父亲这样说了，也不好反驳，先应承下来。

下完种，父亲就出门了。第二天，天没有下雨，地里土坷垃还没搂去，我心里忐忑不安。要是父亲回来，天还未下雨，父亲知道我没按他要求做，一定很生气。

我扛着钉耙到地里，准备把地里坚硬的土坷垃搂出去，可是，抬头看看天，阴沉下来，咦？这不是眼看就要下雨了吗？我跑到旁边一棵大树下小

憩，此时，听得一阵春雷轰鸣，我高兴地回家等雨。

我回家后，阴沉一整天，也未降一滴雨，到傍晚，天突然放晴。唉！实在是天公不作美呀！我还是不死心，心想，今天再等一晚，明天再去田里，说不定明天就要降雨呢！知道父亲也是明天回来，我心里感到有些不安：明天如果不降雨，父亲知道自己懒惰，肯定要生气。但也只能这样，有什么办法呢，夜里也不能干活。

翌日，父亲归来了。见到父亲，我唯恐父亲询问此事。恰在此时，风起云涌，一场倾盆大雨，由天而降。这场春雨，下得真不小，雨水顺着房檐哗啦啦往下流，不长时间，院落存积了不少水。父亲表情高兴起来，话也多了，没提搂田的事。我心里默念，感恩春雨，要不是这场雨来得及时，父亲的态度会是另一个样子，最主要的是家人一年的口粮可就泡汤了。正所谓：撒种入地遇天旱，春风化雨解心愁。农事活动，也和其他工作一样，要想取得好的效果，天时地利人和，缺一不可，所以，我们应该敬畏自然，尊重自然，保护环境，让天时为我多用。

故园梨花开

曾红彬

我老家的木房子坍塌了，坎上的那颗梨树却是开得格外繁盛。在今年的清明节，梨花的洁白，映照得故园无比的空荡，废弃的石磨子恢在草丛里，显得很是寂寥。

我印象中的故园，老木屋没有倒塌时，东边是爷爷住的火坑屋，内层有一间小屋是妈妈住的。在妈妈住的小房子里面摆放了画有五颜六色雀鸟的木柜子，而木柜子里常年都是装满黄澄澄的稻谷。每每到了装谷子时，妈妈总是开心地笑出声来。那笑声含有妈妈在艰难岁月里对生活的释怀，因为，有了这几柜子的谷子，接下来的日子，一家人便有了温饱。木屋的正中一间应该有一个很长的过廊，接下来还有灶房，镇板屋。故园是一个很大的家，容纳我们一家三代的起居。当然，小时候多半是几兄弟挤在一间屋子一间床睡了。床上会铺垫一层厚厚的干稻草，干稻草发出的味道，我是十分熟悉的，我始终认为稻草铺床，既能防潮防霉，又柔软，是最好的床上用品了。这种味

道只有在那岁月，睡过稻草床的人，才懂得简单生活中的舒适与温暖。木房子倒塌了，所有的木板与柱子被人捡起做了柴烧，剩下的仅仅只是一处空地和依稀可见的一些石基。

我不知道颓废的是故园，或是岁月，我只知道而今的这一荒芜的空地显得无比的狭小，小得在我心里之外了。而我却又是无比的在意，放不下这一小小的空间，它甚至是让我看到后就难过。这里面也許是容留了我太多的记忆。

我记得我在这屋子里为生病的妈妈洗过半年的澡，我记得在这屋子里我们几兄弟在油灯下做过作业，我记得爷爷收工后提一桶热水坐在檐边洗脚，总要洗到晚霞收尽的时刻，我记得那年冬天父亲与母亲的吵架

我记得又是一年的冬天，劳累了一辈子的爷爷，最后一次喂饱黄牛后，便卧床休息了。年少的我便再也没能叫醒爷爷了。我记得也就是爷爷走后的那几年里，我开始学着

耕田种地了。在我儿时的生活中是少了父亲的，我父亲远在故园之外。

悠长的岁月里，记得的还有哥哥的成家，妈妈永久地走向故园之外的寂寞。

我回到故园，给父母亲的坟莹上了香后，便爬到坡上，见到了90岁的大幺。大幺已近10年未见了。在这件事情上，我是做得不对的。大幺见到我时，埋怨地说了一句

二宝，你是不是把我忘了？我连忙说，没忘，咋能忘了大幺呢？说这话时，我的心顿然一沉，充满了愧疚。实际上我对故园的一切已经渐渐淡忘。大幺是父亲的姐姐，见到大幺便像是见到了过世的父亲。其实，在离开故园的长久时间里，疏忽和淡忘的亲情，在我的世界里是那么的远，回过头来却又是那么的近。远，我似乎已经忘记了这一切；近，却又是只要我一沉思，便可触摸得到。比如见到了大幺。

佳节清明桃李笑，野田荒冢只生愁。清明时节，我的故园，梨花寂寂的开了。

怀念那把油纸伞

乔兆军

最初对油纸伞的印象是从一幅年画开始的。画面绘的是毛主席去安源，年轻的毛泽东身穿青色长衫，挟一柄红色油纸伞，大步流星地走在崎岖的山路上，背后是高山、白云，烘托出毛主席的形象无比高大。

小时候，春天总是多雨，迷迷濛濛很有意境，但我却不喜欢，因为家里没有伞。母亲让我披着塑料雨布上学，我感到特别自卑，勉强披着出了门，估计走到母亲看不见了，便折起雨布，冒着雨往学校跑，结果被淋得一身湿。

真正拥有油纸伞是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，有一个外地人来到我们生产队收购柏树枝，大概是运到城里扦插育苗，3分钱一斤。星期天，我和父亲爬树折柏枝，母亲姐姐弟弟树下捡，忙了一整天，卖的钱换回了一把油纸伞。油纸伞面金黄色，散发出好闻的桐油味，撑开，给人一种特别温暖的感觉。

之后的日子我就盼着下雨，我们姐弟三人，两个人打一把伞，还有一个人披雨布，轮流着打，心里仍然特别高兴。撑着伞，错落有致的雨点敲打着紧绷的伞面，发出好听的声响，萦回着丝丝水气，淡淡的桐油味雾一般散开。我有时会调皮地旋转一下伞柄，雨珠便四散飞去，心里乐开了花。

再后来，油纸伞进入普通老百姓家庭，我们姐弟三人每人有了一把，一把精巧细致的油纸伞湿润地在我童年的时光里摇曳。

油纸伞在文人的笔下也弥漫着无限风情。《雨巷》里，那撑着油纸伞的女子，温婉中有着一抹丁香般的哀愁，默默走近又娉婷远去。这些潮湿的情节，每一处都让人惆怅得百转千回；《拜月亭记》的伞，是一条缚住情郎的绳索，踩住了伞就踩住了一段让人回味的爱情；《半生缘》里，世钧与曼桢去郊外照相，曼桢在小店买下了一把纯蓝色的油纸伞。这把伞像极了顾曼桢的爱情，纯洁、凄楚，唯美。一句回不了从前，让人为之怅然

长大后搬过几次家，陪伴我的油纸伞也遗失的不知所踪。去年去一个叫中坪的古镇，走在磨得发光的石板路上，看到一个小铺，门口居然挂满了油纸伞，各色的，像盛开的花，我抑制不住惊喜，买了一把，小心地撑开，精美的印花素雅养眼，一种古典、朦胧的风韵也随之弥漫开来。撑着慢慢走，那么亲切，时光好像一下子回到了从前。

回家后将油纸伞挂在墙上，像静静栖息着的一只蝶，能帮我找回过去的记忆。但我也知道，我的油纸伞，已是一种遥远的风景。一同消失的，还有那段不可复制、一去不返的沧桑岁月。